

望城两个字,听上去充满希望,引人遐想。

走进之后才知,这确实是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区。“望城”一名,恰是因遥望长沙城而来。那时候的望城,俨然一位村姑,带着羡慕的眼神,坐在高高的土坡上,望着长沙这位时尚的城市小姐。一次次遥望时,心底也必然春风浩荡。何况,遥望本身便是一种追逐与蓄力。从唐代的郡,到之后的国、州、县,再到今天的区,望城一路跟随时代,蝶变为长沙最新、最大及唯一横跨湘江两岸的城区。

两江两岸新望城,完成了从遥望到被仰望的华丽蜕变。

望城的路上,踩满希望的脚步,布满追赶的印痕。崭新的望城,蓄满一路前行的倔强。

和煦的春风里,行走在望城的土地上,慢慢感受其沉积着的古老锋芒,以及不断发散的现代光芒。

望城的古老,积聚在铜官古镇。今天,这里依然遍布着一座座窑场,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更是以现代化的方式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璀璨斑斓的往事。小小的铜官镇,掩藏着大辉煌。这里的辉煌,源自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被发现的一艘沉船。当年一艘大船,满载希望与使命,挥别铜官古镇,以骄傲的姿态从湘江扬帆。

谁能想到,中途起风浪。

一定是一场巨大的风暴,开船人、护船人、跟船人,与海水、与风浪展开搏斗。过程一定惊心动魄,战斗必然感天动地。然而滔天的海浪面前,一船人渐渐无力,眼睁睁跟着一艘载满中国货物的大船沉入海底。

名家随笔



水边的望城

蒋殊

海水以平静的方式,将一船货物窝藏。

一千年时光里,铜官古镇的窑火依然不紧不慢地燃烧。望城的风,依然不急不缓地吹。

千年之后,沉船有了回响,一船货物,被德国打捞公司历经数月拯救出海。

沉船浮出水面,令人惊艳的却是几千公里之外的望城。这条来自中国海上陶瓷之路的一条沉船,装载着67000余件中国瓷器,而其中56500多件来自望城铜官古镇。

当时的一条船沉没了,一条又一条船继续远航。56500件铜官窑瓷器沉没了,千千万万件精美的碗、盘、罐继续从铜官古镇的湘江出发,接力漂洋过海,架接起亚欧经济与文化的桥梁。

中国海上陶瓷之路,走远了。这条在异国海底的船,冥冥之中似乎是要承担一份千年之后还原历史的重任,沉默地留下来。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望城的水多,望城人与水的斗争也多。这里有一条叫泔水的河,一度是望城人的灾难。只需一场暴雨,河水立即泛滥,吞没庄稼,吞没农田,吞没房屋,还滋生一种血吸虫病吞没人类。直到上世纪50年代,泔水慢慢被驯服,乖巧地注入湘江。

就如千年之前那片占有了一船瓷器的海,终究还是归还了属于人类的宝藏。

总是一转眼,就看到湘江。这条长沙人民的母亲河,在千年前就为这座城市的人架起海内外文化与经济联通的桥梁。这条河,将长沙一分为二,又将望城一分为二,从一个叫乔口镇的地方离去,一路奔赴洞庭湖。

也因此,就连一条鱼,在这里的活法也要与众不同。鱼是普通的鱼,然而其成熟后,却要提前放入清水中,不予喂食,再给予急流,鱼儿便不停游啊游,过程中不仅可以将身体里的泥沙腥味吐掉,又可以瘦身,由此成就了望城的美食名片。望城人对品质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今天的望城,水静静流,鱼缓缓游。铁花,在湘江水畔的天空绚丽漫步。

石头记

常永生

我不是收藏家,但收藏石头的乐趣感受颇多。

真正的收藏家,大约是要讲究品相、讲究分类归档的。而我呢?我只是在出门远行的时候,心里会悄悄生出一种贪念——想把那个地方最朴素的一小部分,悄无声息地带回来。什么才算是最朴素的呢?想来想去,只有石头了。它沉默、坚硬,也永远不会腐烂。它不像花,会凋谢;不像吃食,会过期;也不像那些花哨的旅游纪念品,批量生产,千篇一律,总带着一股子虚假的热闹。

于是,这几年下来,茶几上、书架的缝隙里、阳台的角落中,便三三两两地散落着一些从几百里、几千里外跟我回家的石头。

从黄河入海口蓬莱阁对面的长岛九丈崖带回来的那一块,是最早的一块,它灰扑扑的,像极了那里浑黄的、沉淀了千万年泥沙的水。脑袋大小的它表面非常光滑,经历了上亿年的捶打和冲刷。我总觉着,它是有重量的,也有生命的灵魂,不单单是石头的重量,更蕴藏着那一片日夜不息、水陆纠缠的土地的情感。

还有两块,是从赛里木湖和青海湖带回来的。手掌大的石头,跟着我坐飞机、坐汽车,一路辛苦,落户我家。从赛里木湖带回来的那块,被湖水长年累月地冲刷,磨去了所有棱角,温润得像一块羊脂,透着一种安静的、幽蓝的调子,仿佛那“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凉意,还沁在里头。从青海湖带回来的那块则不同,许是高原上日光太烈,风太硬,它的模样

有些倔强,颜色也更深沉,像凝固了的、青蓝色的湖水的波涛。

闲来无事,或是个午后,或是个深夜,我会把这一处的、那一处的几块石头,一同请出来,放在桌上,静静地看。

它们挤挤挨挨地聚在一起,便是一场无声的、奇妙的聚会。黄河入海口的那块,沉闷地蹲着,像一位沉默的、饱经沧桑的老人;赛里木湖的石头,光滑莹润,像刚从梦幻的湖水里探出头的精灵……它们一言不发,却在那一刻,带着各自的海拔、温度与风声,在我这小小的、安静的桌上,铺展开一片辽阔的天地。那几百里、几千里外的景象,便不再是记忆里模糊的影子,而是真真切切地,就在眼前了。

我偶尔会为它们,为它们相遇时的心境,写下几句诗词。但那文字终究是单薄的、轻飘飘的。任凭你搜尽枯肠,也描摹不出它表面一道极细的纹路的来历。它在那湖畔、在那山巅、在那海底,沉默了千百万年,它见过的日月星辰,比我能想象的要多得多。我带它回来,究竟是它陪了我,还是我陪了它一程?想到这里,便觉得不是我在感慨,倒是借了它的沉默,来映照自己的渺小了。于是不如就这样静静地看。看久了,手指会不由自主地伸过去,轻轻地抚摸。那粗糙的,是风的舌头舔过的痕迹;那光滑的,是水的掌心摩挲过的印记;那冰凉的,是来自某个遥远的、积雪的山头。这触感,从指尖丝丝缕缕地传到心里,舒坦,熨帖,比什么诗词都来得真切,都更有说服力。



它们的形状,它们的颜色,它们身上那些难以言说的纹路,像是用一种古老而沉默的文字,为我记录下了一份份独家的记忆。我的眼睛看过,我的手摸过,我的心感受过,这便足够了。它们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它们只是石头,是大地最寻常的骨血。但正因如此,它们才最诚实,最不欺心。

有时我也会想,人的一生,不也像一块石头吗?年轻时,我们都是有棱角的,锋利、尖锐、不肯低头、不愿妥协。被生活的河水冲刷着,被岁月的风沙磨砺着,慢慢地,那些棱角就圆润了,光滑了,不再扎手,也不再扎心。有人管这叫成熟,有人管这叫世故,可说到底,不过是我们都学会了怎样与这世界和平相处罢了。只是,那石头上被磨去的部分,究竟去了哪里呢?大约都化作细沙,沉在时光的河底了吧。

还有那些被我遗落在旅途中的石头,我终究没能把每一块遇见的都带回来。人生大抵也是如此,能与之同行的,终究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不过是擦肩而过,看一眼,便永远地留在了身后。但这样也好,它们留在了该在的地方,替我记得那个黄昏,那阵风,那一片我曾驻足的水光山色。

走进春天

杨建云

来,潺潺流水裹挟着冰凌的残片,时而激荡出银铃般的脆响,时而与泥土低吟絮语。

挂甲山还是那样不善言语,但蛰伏着无数秘密。松针覆盖的岩缝中,蕨类植物舒展着远古的卷轴;倒伏的朽木断面,菌丝织就着星辰的纹路。布谷鸟的初啼划破晨雾时,整座山林皆于震颤间苏醒,松鼠衔着松果跃过倒木,如同传递复苏密令的信使。

走进春天,乡村才是最美的画卷,忙碌的人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抚摸着沉睡的泥土,仿佛在唤醒某个失散多年的故人。沉寂的冻土正酝酿着破茧的舞蹈。

暮色中的村庄升起炊烟,炊烟里飘荡着家乡小蒜饼独有的香甜。老牛哞叫惊起归巢的燕雀,翅膀掠过打麦场上空,抖落几粒去年秋天的故事。孩子们追逐着风筝奔跑,那些翱翔

的风筝上,书写着他们以笑声勾勒出的绚烂春天。

土地在犁铧的亲吻下翻开新的一页,去年深埋的庄稼躯干已化作春泥,滋养着新的轮回。沟壑里的山桃花率先绽放,整个春天便有了味道。

站在家乡田间地头屏息聆听,仿佛能听见种子在黑暗中爆裂的脆响,能触摸到阳光在叶脉上流淌的温度。春天从来不是简单的轮回纪念,而是万物与光阴签订的契约:用破土而出的勇气兑换阳光的馈赠,用绽放的姿态预约春华秋实的篇章。

在这场盛大的生命宣言里,每一粒尘埃都在歌唱,每一个生命都是诗人,都是写作高手,它们写下的诗作,字里行间溢满了春天的气息。

走进春天,唤醒久违的斗志,和时间一起去赶赴一场属于自己的约会。



一场大雪也阻止不了春天的到来。

当积雪消融在吉县大地的褶皱里,春天已提着露水浸染的裙裾,踩着融雪的韵律款款而来。季节的更迭带着倔强的个性,纵使料峭的寒意仍在枝头逡巡,土地深处涌动的汨汨生命早已漫过冰封的界碑。

县城街道两侧的垂柳抖落满身疲惫,露出了翡翠般的嫩芽,伴着轻柔的春风拉开春天的序曲。冷不丁会偶遇蜷缩在枯草间的蒲公英,蹲下身,轻轻摘下寒冬残留着的一朵、两朵绒球,放在嘴角吹口气,那可爱的小精灵便乘着气流急不可待地升腾,四处飘散开来。

生命在此刻升华:不能固守,行走才有意义。

清水河里河水变得丰腴起